

猎

狐

密令

巴乙 著

LIEHUMILING

华 艺 出 版 社

序 言

巴乙，原名葛红欣，巴乙是他的笔名。

我和红欣的交往可以上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时我在县文化馆搞群众文学创作辅导，他是一个山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业余时间常写点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很恭敬地拿来让我“指导”。并称我为“老师”。我也便云天雾地的给他“指导”一番，修改后的作品刊登在当时由我主编的县办文艺刊物上，久而久之，同好文学的相互尊重铸就了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

红欣的性格比较内向，为人极忠厚诚实。对文学的痴爱可称为刻骨铭心。他后来从学校抽调到乡镇搞过新闻报道，又到县报当过编辑。以后又先后在矿务局、工商局办公室和公安局干过文字工作，无论本职工作多忙多累，从没有放弃对文学创作的追求。

红欣的生活经历中写满了刻苦与艰辛，那是一个基层文学爱好者为了自己痴爱的追求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二十多年间，一个七口之家生活的重压，一个大变革时期纷繁复杂的环境给他带来的无奈和各种诱惑没有能动摇他，他一如既往地坚守着清苦和执着，他在作品中以艺术形象倾诉了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和理解。尽管这些作品展示的社会背景还不够广阔，思考的问题也不够深刻，但以他所处的位置和所受的局限，这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当他把《小城靓妹》拿来让我“指正”时，我心中顿生一种欣慰之感，他艰辛的付出和执着的追求终于有了一份回报了。我诚心诚意地给他以鼓励和祝贺，我企盼他能以《小城靓妹》为起步，写出更多，

更深刻的作品来。

2000年,因工作需要,他与省内一次公安战线的严打行动发生了关系,创作的热情又在他心里燃烧。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写出了这部公安题材的长篇小说《猎狐密令》。作品以中原某市打击黑恶势力的真实事件为依托,写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黑恶势力产生的背景和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公安战士在与黑恶势力作斗争时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和保一方平安的高度责任感。这部小说情节曲折,叙述流畅,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读着这部小说,可以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高昂的激情和对公安勇士由衷的赞颂。这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毕竟,红欣在业余文学创作的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说的可喜,是指在这部小说中可以明显感到作者思维领域的拓展和对事件多方位的审视,因此,布局谋篇的严密性和情节发展技术性组合较以前的作品也有所突破,这是红欣近年来孜孜不倦追求的结果。凭着他执着的精神和刻苦的个性,相信他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写出更好的作品。

贺宝石

公元 1999 年 8 月 15 日,临水市发生了一起震撼人心的枪杀大案,并由此案挖出了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打“黑”战斗在河滨省打响了……

——题记

故事梗概

这是一部全景式的反映河滨省打“黑”斗争的长篇小说。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临水市发生了一起“8·15”特大枪杀案;时隔一个多月,又发生了一起“10·14”剁足重大致残伤害案。盛世太平的临水一时卷进了白道与黑道之间的殊死搏斗中……

此时,正值冬季严打。中央、省、市公安机关,把打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刑事犯罪作为重中之重。恰在这时,方山市公安局不断收到临水居民的举报,地方上有一股黑势力十分猖獗。方山市局指令临水公安局加大打“黑”力度。局长闻光晔决定马上召回在南方执行任务的副局长田志刚。

在临水市局,田志刚、朱国栋、平超人、杜季秋是最优秀的警察。田志刚从福建匆匆返回临水的当天下午就参加了局党委会。会上确定成立了打“黑”指挥部及专案组。这位 30 岁就任职副局长的田志刚,主抓刑侦工作多年,与刑警大队长朱国栋配合默契,多次侦破大案要案。这次打“黑”又是老搭档,他们在研究打“黑”方案时,首先选准了团伙骨干汪达作为突破口,一举揭开了临水黑道上的黑盖子,使黑社会团伙主犯闫长庆浮出水面。

于是,临水市公安局组织 200 多民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将浮在面上的 19 名案犯收网抓获。这次大抓捕行动,震撼了临水,动摇了黑社会的柱脚。然而,主犯闫长庆却漏网了……

隐藏极深的黑社会老大尹思峰,一副道貌岸然的慈善面孔。

在临水不仅是个腰缠万贯的企业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为粉饰金身，不惜钱钞为敬老院送米送面，为贫困学生慷慨解囊。被新闻界炒作得大红大紫。暗里却操纵亲信爪牙，打砸“胖子涮锅城”、“音乐茶座”、“金凤养殖场”，致使居民不得安宁。他们“以黑养黑”，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抢劫、盗窃……在黑道圈子里，只要看谁不顺眼，便出钱觅杀手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郗松品就是黑道上的牺牲品。同时，他与公安内部的腐败分子狼狈为奸，在临水市打“黑”斗争进入攻坚阶段时，密谋策划诬告田志刚、朱国栋等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使打“黑”工作一度陷入低迷之中。也就是在这关键时刻，方山市委、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使他们振奋精神，重整旗鼓，投入到打“黑”的高潮中。田志刚挺身挡住了说情风；平超人断然拒绝了说客宴请；朱国栋家人拒收贿赂。他们的一言一行，更加显示了临水民警在“糖衣炮弹”面前的大度风范。

广州抓捕闫长庆，灵县生擒周老四，绿城活捉尹思峰，以及“4·2”袭警抢枪大案的侦破和解救人质等，田志刚和刑警舍生忘死，斗智斗勇，表现了人民警察集体的英雄主义精神。

同时，田志刚他们利用侦审合一的有利优势，运用心理战术，一举击溃了尹思峰的亲信张子明的心理防线，驱使他们供述了“黑老大”出钱10万元除掉郗松品的前后经过。使田志刚和刑警在海口市将“8·15”枪杀大案的一号凶手孙沙九抓获。

田志刚、朱国栋和刑警们经过了一年的艰苦历程，彻底摧毁了以尹思峰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当临水打“黑”硝烟未尽的时候，一场“打黑除霸”的浪潮席卷了河滨大地……

天边挂着一片蘑菇形的乌云，在人们的不经意间渐渐地膨胀着翻卷着扩散……红亮亮的太阳一时被汹涌袭来的云团衔住了下弦儿，吞噬了小半个儿，瞬间就遮没了。一股利飏的阴气在临水大地悄悄地弥漫……

阴阴的凉风一阵儿吹来，那团不易察觉的阴霾悄悄地挤进市区。临水河失去了往日的神气，水面上倒映着阴云。河滩上稀稀拉拉几只水鸟翻飞着……两岸的垂柳罩上了一层冷色。

当这股晦涩阴沉的气流缓缓流向临水市人民医院的大院时，竟然凝滞不动了。

市人民医院位于C路的东段，大门是自动化的不锈钢闸门。迎面是门诊大楼，医务人员出出进进，前来就诊的病人来来往往。门诊大楼的后面是病房楼，楼与楼之间的开阔地上长着茸茸青草或鲜艳的花卉，塔松植种其间，也算是院中“园”的一景吧。在病房楼的东侧，有一座小食堂，它和病房楼由一条甬道连接着。百把米的距离，路两边是透透迤迤的绿化带。在小食堂的南面有一条宽约十米的夹道，直通往后院。此时，这儿停放一辆黑色的皇冠轿车，车内坐着两个保镖模样的年轻人。后院北边是一溜平房，廊柱瓷砖贴面。顺平房向东有一条窄窄的胡同，走到埝儿是医院紧临S路的院墙。后院静悄悄的，间或小食堂里飘出一阵说笑声。靠门口的小圆桌前坐着两个陌生人，一个是粗壮高个儿的大汉，一个是低个儿清瘦的后生。他们一口一个水饺吃着，两眼却窥视着外边甬道上的动静。

今天是8月15日，是个平平淡淡的日子。病房楼外科病区和往常一样，前来探病的亲属、朋友络绎不绝。房间的门拉开了，从

房内一行走出四人。走在前面的脸庞白净，体格健壮，出门时又回头向房内打招呼：“哥，甭想恁多，静下心养病，钱你甭管！”病人沮丧着脸，胳膊用石膏打着，两眼忧郁，当他听到小弟滚烫的话语时，脸上挤出些许笑意，房门“叭”声关上了，他一阵心惊肉跳。

在外科病区楼梯的转向台上，两男一女簇拥着白净脸，他黑眉细眼的，两颗眼珠霍霍生光，年龄不过三十岁，老练且孤傲。楼梯的台阶呈“之”字型向下伸延着，一双黑亮的皮鞋，纷乱地“嘎嘎”响着。白净脸步履快捷，黑色的板裤像股黑色的旋风，绕着他的腿脚袅袅盘旋。上穿白色小领衬衣，黑色领带，挺有风度。这时候，他的手机“吱——吱——”响了，他利落地打开，擎在耳旁，边走边接电话：“喂——是李老弟吗！噢，我在市医院。——我哥没事，挺好的！——啥事说吧，你我还分什么彼此。……好，好！行嘛，老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么。好！明天见！！”不离他左右的娇艳小妇人在他通话时不停地给他飞媚眼，白净脸暗送秋波，挑逗得小妇人忘情地牵住他的胳膊。白净脸响亮地吻了一下她的脸蛋，她腋下挟着的黑色皮包差点脱落在地上。

小食堂的烟囱袅袅娜娜冒着轻烟，南侧停着皇冠轿车，这时车窗玻璃“咝”声打开。

白净脸一行从甬道上风度翩翩地走来，小妇人娇滴滴地笑着，一个宽肩细腰的保镖抢先一步拉开车门。

突然，从食堂门口猛地窜出一高一低两个陌生人。低个儿弯腰从路边花丛的红色宝剑盒里麻利地抽出一支猎枪，高个儿从裤子口袋里抽出一支乌亮的手枪。

高个儿大叫一声：“郝松品！”

郝松品蓦地一惊，准备俯身钻入车内的身子突然挺起，抬眼看时深觉大事不好，顺手推上车门，转身侧着后退。说时迟，那时快，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的背部喷出一缕火舌。

郝松品的保镖和情妇一时哗然，急溜溜推开车门跳下车大呼小叫地欲扑向那个高个儿。

手持猎枪的低个儿向地下开了一枪，大声吼道：“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全都趴下……”四个寸头保镖倏地趴下，娇艳的小妇人筛糠似的伏在车上抱着脑袋尖叫。寸头环眼的保镖猛然掏出自制左轮手枪企图抵抗。低个子眼明脑灵，飞起一脚，一串子弹射向天空。他吼喝着向地上又连开两枪，保镖们一时魂飞胆丧，嘴巴啃着地皮动也不敢动。

郝松品左手捂着伤口，脸上的肌肉一阵痉挛，高个儿挟枪逃往后院。郝松品左手的指缝里呼地涌出一股鲜血。但他支撑着身板，右手从裤子口袋“嗖”地掏出一支仿“五·四”手枪，向逃走的背影“砰”地一枪，却打在了墙角上，顿时墙面迸裂，碎屑四溅。他咬着牙一串匆匆快步，追到后院。高个儿机灵地躲闪着，郝松品手颤着又是一枪，子弹打到廊柱上，火花飞溅，高个儿一缩脑袋，甩手还击一枪，子弹呼啸着在郝松品头上飞过。红了眼的郝松品大吼一声，扑将过去，高个儿闪过一根廊柱躲进往东去的夹道里。郝松品眼前一黑，两腿发软。此时，高个儿朝低个儿招手叫喊“快跑！”两人顺着夹道翻墙跳出……

郝松品听得叫声，心里一惊，忙稳住自己。腰部渗出的血湿了他的衬衣、板裤，白净脸一时灰白无光，两腮滚下一串串豆大的汗珠。他脚步踉跄，几次快要跌倒，但他咬紧牙关，两腮鼓起的肌肉不住地发抖。他还是捂住伤口爬过一堵矮墙，冲出栅栏大门，跑到大街上想拦截他们，岂料劈面栽下……

这当儿，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快速驶近郝松品，看他倒在地，身上有血，下车就问：“小伙子，咋了？”

“我……我……叫，叫……郝……松……品，”他艰难地张开嘴巴，吐出一串不连贯的声音：“大……大……爷！……求求你，”他

上气不接下气，“先……先……送……送我……上……上医院……要……要多少……钱……钱……都……都给……你！”

街道上过往的行人看到发生了事故，前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围了一层又一层，七嘴八舌地乱嚷嚷。

一辆黑色皇冠轿车横冲直闯地逼近人群，“嘎吱”停在圈外。

郝松品倒在血泊中，右手臂压在身下。

宽肩细腰的保镖气势汹汹地拨开人群，人们大眼瞪小眼地盯着挤进圈里的保镖、小妇人。寸发环眼的保镖拿手往郝松品的鼻子上一摸，郝松品只有倒气的分儿，大惊失色地叫道：“哎呀，头儿不行了。”

娇艳的小妇人一头扑在郝松品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天哪，不，不，不！——你咋就走了呀！”

司机急忙说：“赶快报案吧！越快越好！附近有没有公用电话？”

寸发环眼的保镖脱口说道：“不想活了，这事敢报案。”

他们面面相觑，一时哑然无语，宽肩细腰的保镖偷看了一眼周围的人们，人群慢慢散开，忙呼小妇人：“赶快离开这儿，公安来了就走不了啦。”

于是，保镖们慌着往轿车上抬人，翻身时手枪丢在地上。

人群一阵惊慌，有的悄声嚷叫：“……唉呀，这人咋还有枪哩！”寸发环眼的保镖神色紧张，忙把手枪收起来，急溜溜钻进轿车里，一溜烟似的驶去……

慈眉善眼的三轮车老人，一脸狐疑地看着路的尽头，忙飞身跨上车，两脚加速蹬着，……在一家电话亭前他停了车，他的腿脚本来不太灵便，还是三步并作两步小跑到四角亭的窗口，喘着大气伸手抓起了话筒，粗硬的手指点动着“110”号码。“嘟——嘟——”电话响了：“喂，你是报警台吧？”老人拿手抹了把额上的汗，“我给报

告个情况……”

临水市公安局“110”报警台前，端坐着一位话务员，她戴着耳机，声音甜甜的：“你好，我是‘110’，请讲！”

片刻，电话又转到刑警大队办公室。大队长朱国栋听到电话铃响忙拿起话筒，嗓音有些低沉：“你好！我是刑警大队！朱国栋！”说话时方脸盘上泛着红潮，淡淡的眉毛扬起。

话筒里的声音有些涩哑：“人死了，我也说不清楚，他说他叫郗松品，就在市医院北边的大街口。”

朱国栋不大的眼睛忽然张开，那目光犀利的似乎穿透市区这偌大的空间：“什么？你说清楚点儿，再清楚点儿！”

“他说他叫郗松品。”

朱国栋高大的身板纹丝不动，心里却猛然一惊。郗松品昨天还驾着皇冠车到音乐茶座吼喝跳舞，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临水河静静地流淌着，生怕惊扰了市区井然的秩序，与城外毗连的村庄，星星点点地散落在茫茫的田野上。虽说时令已到处暑，但是晌午的气温居高不下，知了叫了，惊厥地拖着长音飞窜到远处的树丛中……

郊外万籁俱寂，翘耳聆听时，从不远的村落里传来呜咽的啼哭声。

在村子西头的郗家门口，有几个晚辈披麻戴孝来去匆忙。一位白发入鬓的老妇人哭成了一滩稀泥：“儿啊……你好狠的心啊，就这样撒手去了啊……叫你这老娘咋过啊，……啊！”

距郗家数米远的路口，冷冷清清地放着一匹纸马。路口右边的场地上停着一辆黑色皇冠。四个保镖局促不安，烦躁地走来走去，娇艳的小妇人没有露脸，躲在车里嘤嘤哭泣。

郝松品媳妇纤白的小手握着手卷，两眼哭得烂桃似的红肿，她哭泣无声，浑身抽搐，嘴唇都咬出了血。

郝家亲属临时搭了个矮棚，登了草铺。花花绿绿的摇钱树，花簇扎成的花圈都摆到棚下。干燥的热风呼呼啦啦吹来，纸花摇曳，挽联飘忽……

门口一片人头，闹嚷嚷地荡起低沉的嗡嗡声。老者动了动嘴巴，长叹一声：“好好的一个人，也不知道咋回事，说死就死了。”

“鸡子死了还蹦几蹦哩，——人是啥？今儿穿上鞋儿，明儿还不知道咋样哩，现时的人命太糟了！”

一个快嘴快舌的妇女俯在同伴的耳轮上说：“……不放，后晌两点就下葬哩！”

旁边的婆娘也不看她们，插嘴说：“他死的太凶，不能放时间长，这是风俗！”

临水市纵横交错的街道上，驱车执行任务的民警在不同的方位收到传呼。BP机清晰地显示着：有急事，请迅速赶回刑警队。

刑警队教导员杜季秋从一家居委会出来，手机便“吱吱”叫起来，她高挑的身个儿，圆匀的脸儿，圆圆的大眼登时溢出火灼的神光：“喂……谁呀？朱队长……”

朱国栋的声音有点急促：“杜教导，你就不要回刑警队啦，马上赶到市人民医院，那儿刚刚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好，好！我马上去！”杜季秋慌忙戴上头盔，一脚踹开油门，那五羊摩托驮着她风快地驶去……

市人民医院内东边的小食堂附近，朱国栋一身便装，焦急地等候着杜教导员。金少昌、李方剑小声商量着勘察方案。

杜季秋骑车赶来，在路边划了个弧线，停在他们面前。

“杜教导，你的速度还真快！”金少昌说。

“快，还快？我听说市医院发生了凶杀案，心都揪住了，加大油门只管跑，差点撞红灯挨罚哩！”

“侦察员分头勘察现场去了！”朱国栋抱歉地向她一笑。

杜季秋接上话茬：“朱队长，叫我干啥？”

“你带上几个民警，专门访问目击现场的群众。”

“那好！”她话音没落，转身就走了。

医院的小食堂不大，餐厅里放着四、五张圆桌，桌布一律的洁白色，印着“临水市人民医院食堂”的字样。收银处一个清秀的姑娘见杜季秋向她走来，忙起身礼貌地说：“您好，都点些啥菜？”

杜季秋莞尔一笑：“小姐，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问一下刚才发生的一切情况。”

姑娘略微沉思一下，说：“……大约是10点钟左右吧，有两个外地人来食堂要了两份羊肉水饺；一个是高个儿，一个是低个儿，都是外地口音，吃饭时嘀嘀咕咕地不知说的啥，他们听见门外发动车，就跑出去了……”

食堂的后院里，刑警队副大队长金少昌和几个刑警仔细地勘察着现场，照相机的镁光灯不停地闪烁，录相机录下了各种疑点，李方剑在后院夹道的院墙上提取了两个人的脚印。

“朱队长，找到了，手枪弹壳。”

“朱队长，花丛中发现一个红色宝剑盒！”

朱国栋从民警手里接过了弹壳，脸色十分凝重。

郊外郗家的门口停着三辆警车，民警下车朝郗松品家里走去。

胖胖的堂兄横眉竖眼地拦阻着民警，不让他们进院：“走，走，走！没恁的事，干么来凑这热闹。”

杜季秋一行去验尸，一个麻秧不清滓儿的大脸盘伸出双臂挡住了她们，破喉咙烂嗓门的大喊大叫：“这事不叫你们公安局管，松

品的事儿俺自己处理!”

杜季秋圆脸一绷:“我们是执行公务的,你知道吗?——执行公务!”大脸盘撒泼似的一顿双脚:“我不管你公务不公务,俺是私人的事,去,去,去!”她嚷着信手去推杜教导员。

杜教导员马上变成一副好脸,出言谨慎:“嫂子,我们是公务在身,是执行任务!”大脸盘脖子梗一拧:“不管不管,俺只管办事,不管你们的事。”

杜季秋好脸又变成笑脸:“嫂子,不用恁大脾气……”

人群里有人笑了,那是被杜季秋的机灵,巧妙的言语逗乐了。大脸盘看着眼前的女刑警一时面有难色,她只是无理的干吼着。

朱国栋目睹这杂乱的局面,心里没有主意,他随手打开手机向闻光晔局长汇报:“闻局长,从凶杀现场来看,郗松品很可能是被枪杀。可死者家属死活不叫勘验尸体。”

局长办公室里。闻光晔沉着地坐在藤椅上,手里的烟蒂烧着他的指尖,他才摁到烟灰缸里,他一边轻轻吹去落在桌面上的烟灰,一边稳重地回话:“……按照法律规定,尸体必须进行检验。你们要对死者的家属做好思想工作。必要时还要强行验尸。”闻局长最后再三叮嘱:“行动要快,检查要细。”

朱国栋关闭手机,放进公文包里。他把村上红白理事会的老总找来。此人是村民组长,精明且懂礼节,宾主寒暄几句就切入了正题:“老总,你是明白人,松品的死因不明,刑警队是执行上级命令的。家属必须配合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将强行验尸。”

老总陪着笑脸,说:“好,我去去就来!”

不一会儿,郗松品的父母、媳妇都来了,咧着嘴吧哭诉着。朱国栋一边做老人的思想工作,一边指示杜季秋开始验尸。

在人群外圈窥探动静的几个保镖见公安验尸,一脸紧张神色,

趁人不注意时，他们坐上轿车惶惶逃去。

杜季秋和两名侦察员在郝松品尸体旁忙碌着。郝松品身着一套高档黑色西装，小领白衬衣打着领带，脚穿一双崭新的皮鞋，麻绳象征性地捆着。脸上搭着一张白纸，新修剪的寸头乌亮发光。微风吹来，白纸一动，那张脸煞白无色。侦察员小心翼翼地解开他的衬衫纽扣，轻手分开衣襟，前胸无伤。杜季秋这个法医出身的一把刀，眼睛比什么都锐利，她小声说：“翻一下身子，看看腰部！”尸体往右一动，发现一处理过的枪伤。杜季秋圆眼一睁，心里暗暗叫道：“枪伤！”忙伸出早已戴好手术手套的右手从瓷盘里叮哩铛琅拿出手术刀。人们屏住呼吸，眼睛注视着杜季秋。她拿出临水一把刀的绝技，抽一支香烟的功夫，在腹腔深处取出一粒子弹头……

枪杀！——确凿无疑的枪杀案。临水公安局和刑警顺藤摸瓜，机智地与这帮黑社会歹徒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8·15”枪杀大案使河滨大地震惊了……

一排喧嚣的巨澜过后，名瓷之乡似乎平静了。

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装修豪华的临水宾馆，鳞次栉比的名牌企业和正在崛起的新建的临苑住宅小区，构成了临水河畔温馨曼妙的一景。睁眼细看市区的商贸市场，到处是瓷器的橱窗、瓷器的柜台。各种各样的瓷瓶、瓷罐、瓷俑，瓷菩萨、瓷罗汉……名瓷历史不仅源远流长，还驰名中外，难怪有头脑的临水人民把一尊造型精美且有文化底蕴的名瓷花瓶作为引人注目的市徽。它高高地耸立在市区中心，底座是五岳独尊的嵩山大理石。花瓶做工精细，瓶口似一朵喇叭花直面苍穹；瓶身的流线由细颈自然下垂又突出拱起一条切弧弦，那巧夺天工的和谐美令人惊叹。浑然一色的青光，古朴大拙的示形，把现代人的视线引伸到那幽长亘古的史诗隧道里……市徽的脚下，是一个环形的大花坛、绿草、花卉组成美丽的图

案，把市微烘托得高雅而轩昂。

临水的街道是宽阔的，绿意盎然的道旁树遮掩了街面，形成了翠绿的长廊，五颜六色的汽车在绿化带夹峙的柏油路上飞奔……

临水火车站大楼气势恢宏地矗立着，建筑结构分售票大厅、候车大厅和进出站口三个部分。大楼的顶端是四面大电钟的钟楼，钟面是墨玉大理石铺贴的，长短针和字标是乳白色玻璃和金属框子做的，长短针、字标是夜光的，即使在暮色浓重的深夜，三、四公里以外还能看见，同时能听到大钟报时的声音。大楼的主体是现代化样式，立面大墙是洁白的瓷片粘贴、墙间装饰的大片玻璃是宝石蓝的，迎面玻璃墙上镶着五个大字：临水火车站。

火车站广场开阔旷大，地面全是暗红色的瓷砖铺就，中央是一座椭圆花池、假山藤萝披拂，喷泉是从八方雕塑的鲤鱼嘴里喷出来的，在阳光里幻化为七色的彩链。乘客候车的，就坐在附近的排椅上观赏消遣。广场的南边停放着一溜三轮车、出租车，下车的乘客坐上三轮走了；搭车的客人坐着“面的”来了，广场上车来人往，客人往返不绝。

火车站东面的西环路紧临人声熙攘的广场。一路之隔有一家汽车配件门市部。

这时，是下午4时左右。门市部的门敞开着，有五、六个人在里面嘀嘀咕咕。凉风乍起，西环路两边的树动枝摇，枯黄的殷红的叶子金属片似的哗哗作响，阳光里颤抖着像失火的焰光一样仓惶无主。门市部里的人们等待着什么，望着正在打电话的板寸头——他脸色阴郁，狡黠地眨动着小眼，对着话筒蛮客气地说：“好，我王杰英说话算数，你过来吧，事情早谈妥了，你来开车吧！”然后王杰英招招手，屋里的五个人马上围在他的身边，他一脸杀气地说：“……按老板的意思，剥掉他的双脚，活要做得利索，一定做得利索！”

五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放心吧，跑不了他。”

太阳从钟楼上滑落下去，门市部里一片阴影。四、五个人把砍刀、凶器又准备了一下。

在西环路的尽头，一辆小轿车急驰而来，倒车镜里，路上的行人、车辆“刷——刷——”向后退去，秋风旋着路面上的白色食品袋飘然飞起，在车前悠来荡去。司机身边坐着一个颇有派头的青年人，中分头，一副神气活现的模样，黑色的西装板正崭新。司机瞄他一眼：“二建兄，杰英这小孩滑头着哪，不见车不能给他钱。”

陈二建打开火机点上“555”烟卷，轻轻地吐着一个又一个烟圈自言自语说：“杰英这小孩点子多，还能跳出咱的圈啊！”

司机沉默不语，加大油门奔汽车配件门市部而来。

小车停在西环路门市部门外，陈二建腋下挟着黑色皮包，慢腾腾地钻出车门，傲慢地拿眼扫了扫门口，才大步走进门市部：“老六、老六，他妈的，人去哪儿啦，不是耍老子吧。”他前脚迈进门市部，不见王杰英的踪影，大大咧咧地往柜台前一站，正欲开口问人，门后藏着一歹徒举刀喊叫着向他后脑瓜砍来，陈二建不是等闲之辈，他闪身躲过，随手抓起板凳砸过去，众歹徒倒吸一口凉气，板凳在空间划了一条弧线落到货架上，轰隆一声巨响，各种配件散落一地，五个人不等陈二建回过神来，一拥而上，一阵刀砍棒打，他的脑瓜起了血泡，肩上挨了一刀，腹部又踢了一脚，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歹徒怒目圆睁，霍然举起砍刀，陈二建下意识地捂住脑袋，刀落处臂膀迸出一条宽宽的血线。……陈二建在地上翻滚着，一歹徒胸前溅了一片血污，另一凶手脸上“扑”地溅上淋漓的血珠。打头的歹徒拨开众人问道：“剁掉了没有？”

“剁掉了。”

有人说：“把脚带走吧！”

“算了吧，快走！打头的一招手，五人扬长而去……”